

全国作家写洛阳老城

中共老城区委、老城区政府 协办

家国情“槐”映老城

□村姑

在洛阳访古，人们总要到老城来，虽然老城只是明清城，却总能让人找到一些通往夏商汉唐的草蛇灰线。

古城对历史的记录不外乎三种方式。一种是地上可见的文物，如故宫，如长城，如古城墙。一种是地下遗址，如天子驾六，如明堂天堂，如王陵。第三种就是古树了。洛阳多灾多难，兵燹(xiǎn)频燃，明清以前的地上遗存几乎没有。地下遗址很多，普通人却很难看出什么门道来。唯有古树，与古城长相厮守，用年轮默默地记录着历史，能让我们仰起头来凝望，去寻找曾经的风云变幻。

那天，我进入丽景门向东走，穿过旗幡飘飘的西大街东大街，出了鼓楼没几步，便被一棵古槐震撼了，心中暗叹：好一个树神！

槐树家族有国槐、洋槐、紫穗槐、龙爪槐、红花槐等，而以国槐为正宗，它体形庞大，巍然如山，寿命极长。

眼前这棵树就是国槐。它直径盈米，两人可抱，树身疤痕累累，虬枝扭曲向上、向南倾斜，穿宅越院，凌云欲飞。树身上鼓着大大小小的筋结，像是铁水或岩浆冷却后凝聚形成的。我知道这是烈日、严霜、狂风、干旱及战火九蒸九晒、千难万磨的结果。

也许，只有古城多舛的命运才能孕育出这样的精灵。它高大的身躯擎云托日，绿叶扫着湛蓝的天空，为街道撑起一把巨伞，浓荫泼地。

这就是“董宣槐”，它就站在董宣祠的旧址上。“强项令”董宣刚正清廉的故事，在老城几乎家喻户晓。京都多少高辇随水而逝，一个小小的洛阳竟能被代代古都人怀念，并立祠供奉，植树纪念，让一种精神两千年来屹立不倒。

眼前这棵槐系明初所栽，树龄600余年。它和周公庙的千年古槐，和孔子入周问礼碑不远处的古槐，共同成为古都历史文化的见证者、记录者、传承者。

古槐被古人认为朝廷重臣的象征，它的荣枯被视为兴衰吉凶的征兆。东汉灵帝时，洛阳朝堂内六七围粗的大槐树无故自倒，根竖向上，人们都说是因为朝廷贤愚不分，黜忠进奸，东汉大概要亡了。果不其然，不久东汉就灭亡了。如此看来，这些古槐，记录着民心向背、朝代兴衰，是名副其实的国运之槐。

马市街上也有一棵古槐。开花时节，街上弥漫着淡淡的清香。它的树干上，祈福的红带参差飘拂，红灯高高悬挂。古槐已成为当地人心中的神树。住在此处的一位老人还能讲出很多传奇的故事。他说，听老一辈人讲，日本兵占领洛阳时，汽车从此经过，不是被树枝挂住，就是发生爆胎。他说，你不要不信，槐树知道天早了要扎根到深处，天暖了要开花结果，它会笑，会痛，会恨，它有生命，有感情！

这棵树据说是400多年前，一户来自山西洪洞(tóng)的移民迁到此地时种下的。“老家在哪里？洪洞大槐树。”当年，背井离乡的人们到异地定居时，多在村口门口种一棵槐树，是种一棵思乡树，也是种一棵救

命树。刚发芽的槐叶可以用来变着花样地做菜、熬汤，槐花可以泡茶，可以当染料。槐树的花、叶、果、皮皆可入药，有止血降压清热解毒之效。槐树，又名家槐、金药材、护房树，此名不虚。

槐树还与诗书传家的传统文化相关。古书记载，洛阳人吕蒙正某年床前槐枝丛生，高二三尺，蒙茸合抱，结果当年登科，十年做相。明《洛阳县志》记载：洛阳房氏建房时，一根槐椽忽然发芽，密叶四布。观者以为昌盛之兆。后来儿子果然中进士，遂匾其堂为“桢槐堂”。

梁实秋说，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，人们讥笑暴发户是“树小墙新画不古”。你有权盖深宅大院高楼大厦，却不能现种一棵古树。如今，老城的街头巷尾、旧庭老宅内还有许多老槐树。老城文化人辈出，与古槐文化的浸润有没有关系呢？

仰望这些古槐，它们见证着古都的历史变迁，若把它们每条枝干上一圈一圈的年轮设想成录像带，倒放回千百年前，日月沉浮，时光变幻，所有的景象都会清晰再现。不但有这座古城风霜雨雪的自然景象，也会有正直、善良、勇敢和丑恶、残忍、背叛，还一定有古城的寻常烟火、刀光剑影，其真实准确，书志难及。

林学界认为100年以上的树为古树，500年以上的古树就是国宝了。考古学家把地表一二米深、留有人类活动遗存的土壤叫“文化层”，扎根在“文化层”的古树，其枝叶间都渗透着文化的汁液。岁月沧桑，古城多难，幸亏有这些老槐树，才为历史存了一脉魂，为文化留了一条根。

有一次，我从老城一条小街上经过，看到本就不宽的马路中间竟然站着一棵大槐树，槐树周边筑了一个梭形的水泥台作保护。道路由此分开，人车慢悠悠地绕行，似乎很享受这片风景。感谢当初修路的决策者，感谢老成人，为古城留下了这棵树，也许这只是一棵普通的大槐树，但在人们心中，它是神圣的。而长长的街道两边，数不清的碗口粗的年轻槐树正蓬勃生长。

那一刻，我为这座十三朝古都而深深感动。

西苑路

□汪天钊

我第一次来西苑路是在1999年秋末冬初。

法国梧桐一树金黄，落叶纷纷扬扬。它们追逐着车子，裹挟着行人，临摹着高高低低、鳞次栉比的楼群。

地上的落叶，就像原始森林里的那种，脚踩上去鞋就陷了进去。场面宏大、壮观，宣布着一个季节的离去，另一个季节的到来。只是苦了清洁工，劳动量比平时增加很多。

在中央隔离带里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下，站着一对青年恋人，他们紧紧拥抱、凝视、接吻。大街上车子川流不息，行人来来往往。如果在公交车上、生活区里、小城镇上或村庄里，这样的场景绝对对是尴尬的，不知要遭受多少非议和鄙夷：伤风败俗，没素质，啥世道……人们嘴上不说，心里嚼舌头；若在都市里，在这样一棵法国梧桐树下，这又是多么自然而然，多么美好、浪漫！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男孩穿的是白色风衣，几乎拖地。穿风衣是我的梦想，我从没有穿过，然而真的要我穿，我还是很害怕的。女孩穿着红色的毛呢半大褂，像火焰一样燃烧，她比男孩低一头，仰着脸。男孩十指相扣搂着她的腰，女孩则伸出双臂将他的脖颈缠绕。他们若入无人之境，人们也对他们熟视无睹。他们就在梧桐叶雨中长久相拥，时间似乎也忘记了流逝。我们去时他们在，走时他们还在，落叶偎依在他们脚下，一片一片地堆积起来。看不出他们在说话，语言是多余的，他们的交流靠的是彼此的眼神、体温，彼此的呼吸、心跳，彼此情感的融化。

当我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我确信，洛阳真的是一个都市。在我的人生际遇里，这样的情景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。

我一边干活儿，一边不忘看他们一眼，虽然手里的活儿很紧张，老板不时地催促，要抓紧时间。

也不能说是看，我是偷偷瞥的，怕工友嘲笑我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努力地控制自己，尽量不让自己扭头，但总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在我内心深处撩拨，撩拨得我有点儿不能自持。

我莫名其妙地兴奋，似乎自己也处在热恋当中。我很满足，一种见过大世面的满足，回去之后我就可以在村里人面前炫耀了。

这个情景过去整整十六年了，但在我脑海里一直很清楚很鲜活，宛若昨日。我多么遗憾多么痛恨自己不是一个丹青手，多希望自己可以很用心地把西苑路上这一幕创作成一幅画，一生哪怕就创作这一幅，不一定美，但一定要感动自己。

当时，我并不知道这条路就是西苑路。

第一次踏上西苑路没有任何预知，再次踏上西苑路也毫无征兆，没想到两次间隔了十多年，但印象竟然是一模一样的，一点儿也没变：一眼望过去一模一样的感觉，一模一样的惊喜，一模一样的氛围和气场，一模一样地让人确信，这是一处最美丽的地方。

刹那间，曾经的一幕全被打开，确切的地点未必正确，但和记忆完全重合。西苑路就像一位故人，它早就知道我在寻找它，一直等待着我的到来，虽然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约定；它没有离开，没有老去，让我一眼就认出了它。

这一次，我才知道它叫西苑路。

(未完，请看下篇)



扫二维码，欣赏上一篇《西苑路》